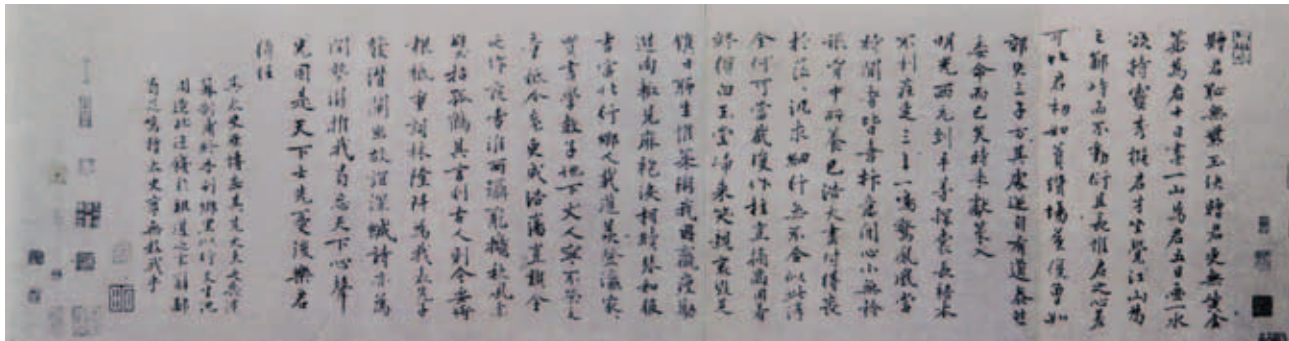




圖一 明 沈周 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 卷 局部 縱31.1，橫1093.2公分 日本角川源義氏舊藏



圖一-1 明 沈周 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 卷 局部 吳寬騎驢



圖一-2 明 沈周 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 卷 局部 撫琴及聽琴的文士

沈周贈吳寬送別圖

兼論二人之友誼

吳剛毅



明代早、中期，送別圖的創作產生了一個高峰期，而這個創作高峰期的代表人物就是沈周。沈周現存畫蹟中，關於「送別贈行」的作品不少，在這些作品中，沈周發揮了相當大的創造力，使幾乎每一幅送別圖的構思及構圖皆不相同。沈周「送別圖作」的研究不僅可以提供我們考察沈周繪畫之卓越成就，同時也提供吾人瞭解其與受贈者之友誼關係與酬贈內涵。本文藉由沈周贈吳寬兩幅送別圖來概述彼此間深厚的友誼。

爲吳寬首次服闋還京所作之送別圖

沈周〈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圖一），紙本，水墨，此卷原藏日本菊池惺堂氏，二次大戰後藏於角川源義氏。畫幅上無沈周款識紀年，

沈周於卷後另接紙書七言古詩一首及題跋一則，畫幅與書跋兩紙騎縫處鈐蓋「啓南」朱文方印一方，在題跋後鈐蓋朱文「啓南」與白文「石田」兩印，在題詩引首處則鈐蓋「吳郡」白文長方印一方。沈周於卷後題七言古

詩及題跋曰：

贈君恥無紫玉玦，贈君更無黃金篴，爲君十日畫一山，爲君五日畫一水，欲持靈秀擬君才，坐覺江山爲之鄙，峙而不動行且長，惟君之心差可比，君初如黃鵠場屋，復曾

如郊失三子，方其處逆自有道，泰然委命而已矣，時來獻策入明光，兩元到手等探囊，長裾本不利疾走，三年一鳴驚鳳凰，當時聞者皆拜拚，意閒心小無矜張，胸中所養已浩大，盡付得喪於茫茫，汎求細行無不合，似此淳全何可當，截瓊作柱豈摘齒，用者終須白玉堂，歸來哭親哀毀足，鎮日聊生惟菜粥，我因羸瘦勸進肉，輒見麻袍淚相續，琴和服古當北行，鄉人載道羨登瀛，家家買書學教子，地下丈人寧不榮，文章祇今老更成，浩蕩豈類今之作，夜雪淮西躡亂鶴，秋風赤壁招孤鶴，其言則古人則今，要將根祇重詞林，隆阡爲我表先子，發潛闢幽故誼深，緘詩亦爲閔墊溺，推我曷忘天下心，聲光固是天士，先憂後樂君須任。吳太史原博奔其先大父之喪還蘇，制甫終，告別鄉里以行，友生沈周造此追贈於祖道之末，辭鄙曷足爲贈，太史寧無教我乎！

沈周此跋無紀年，然而該七言長詩收錄於北京圖書館藏之《石

田稿》手鈔本第一百十六至一百十七葉，詩題爲〈送吳匏菴服闋還朝二首〉，《石田稿》將此詩繫於己亥年（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石田稿》抄錄的〈送吳匏菴服闋還朝二首〉共有兩首詩作，其第一首七言長詩即前引沈周〈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的拖尾題詩，另一首乃七言律詩，茲引錄於下：

送君劍佩出姑蘇，話別仍須酒滿壺，金馬玉堂歌去女，石田茆屋好從吾，高橋莫阻春風燕，故隴還驚夜月烏，此後重逢渾未卜，好憑書札問江湖。

《石田稿》的繫年（己亥）提供了我們對於沈周此圖斷代的重要線索。又沈周在卷後題跋云：「吳太史原博奔其先大父之喪還蘇，制甫終，告別鄉里以行，友生沈周造此追贈於祖道之末。」今考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七有〈己亥上京錄〉云：「成化十五年己亥三月十日丙寅，予服闋上京。」故知吳寬服闋由蘇州上京的日期爲成化十五年三月十日。據此可知沈周此圖應作於成化十五年三

月十日之前。

沈周在題識中談到吳寬此次返鄉正是爲了服其父吳融之喪，考吳融卒於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八月戊子，當吳融染疾未卒之時，吳寬曾再三上章乞歸，皆未獲皇上應允，待皇上恩准吳寬返鄉歸省父親之時，吳融已經病危，吳寬在返鄉途中其父吳融病逝的惡耗傳來，吳寬連其父親最後一面都未見到，因此「哀號悲恨，痛徹心骨」。這段史料記載於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六十一〈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誌〉中。

吳寬自成化十一年八月返蘇服父喪之後，依據古代子服父母喪爲三年喪期的規定，吳寬服喪期滿的時間至少在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八月，因此吳寬成化十五年三月十日服闋上京是完全符合史實的。又《石田稿》第九十三葉抄錄有沈周〈挽東莊吳翁〉七言律詩云：

東莊風物依然在，但感重游失主人，綠橘黃柑俱有子，清池白石尚無塵，龍章實拜生前寵，鶴質虛圖病裡真，知是賢郎來讀禮，每臨嘉

樹便沾巾。

《石田稿》將此詩繫於丙申年（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由詩句中「知是賢郎來讀禮，每臨嘉樹便沾巾」可以看出吳寬服喪至次年仍然思親哀痛不減。就在吳融逝世且沈周作了〈挽東莊吳翁〉詩之後不久，這種哀痛也降臨到沈周身上。沈周的父親沈恒在成化十三年（丁酉，一四七七）正月三十日病故，故成化十三年開始沈周也服喪三年。瞭解了這些史料之後，再回頭去讀沈周於〈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之題跋時，便更能理解沈周的詩句之意涵與背景，沈周題詩中有「歸來哭親哀毀足，鎮日聊生惟菜粥，我因羸瘦勸進肉，輒見麻袍淚相續」，此處即是說明沈周與吳寬先後喪父，兩人同在服喪期間，故兩人「輒見麻袍淚相續」。至於沈周題跋中：「君初如黃頭場屋，復曾如郊失三子，方其處逆自有道，泰然委命而已矣，時來獻策入明光，兩元到手等探囊，長裾本不利疾走，三年一鳴驚鳳凰，當時聞者皆拜拊，意閒心小無矜張。」是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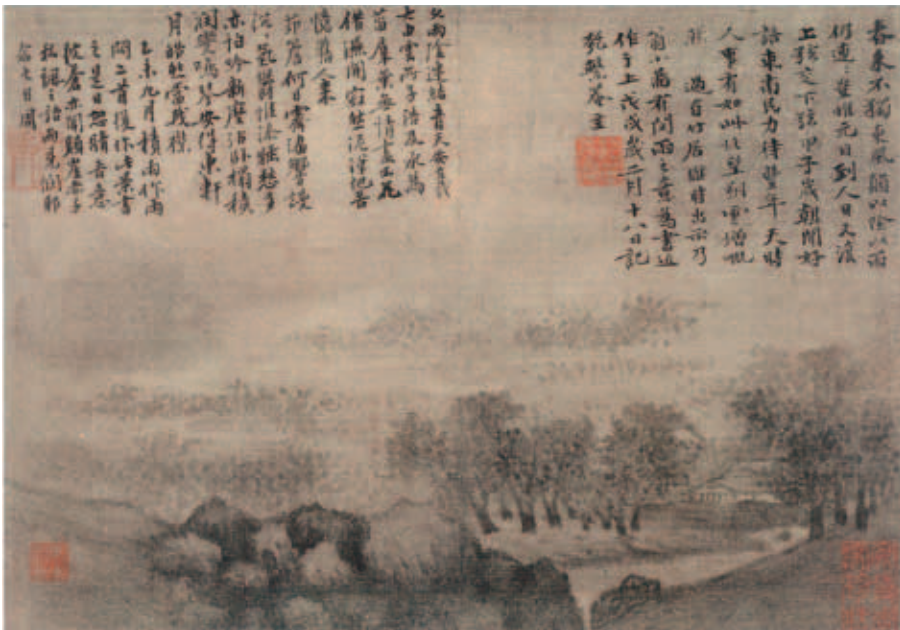
吳寬在成化八年（一四七二）中狀元之前曾經歷過考場失意及連續喪子之痛的低潮期，以及中狀元之後受到朝廷器重並聲名日隆的史實。所以沈周這首七言古詩充分反映出一些史料以及沈周與吳寬之間的友誼與相知，尤其是長詩最後幾句不僅將彼此的友誼與摯友間的誠摯期許溢於言表，同時也提供我們瞭解沈周創作此卷的另一動機，那就是沈周爲了答謝吳寬爲其父沈恒作〈隆池阡表〉而作此圖回報。因此沈周在創作此圖時格外用心，沈周題識中「爲君十日畫一山，爲君五日畫一水」正是其用心的寫照。沈周畫此卷可能經歷一段時間的經營，但不至於如同此卷拖尾王世貞題跋所指出的沈周畫了三年才完成。

這幅作品一開卷即爲一段崇山峻嶺，這部分的長度約佔全畫幅的二分之一強，其中山石河流之轉折迂迴也可洞悉出沈周在五十三歲時便已充分具備經營繁複山水長卷的功力。此卷一直要到中段後方才出現與送別有關的主題，在圖卷的中段有一亭子，亭中有一頭戴方巾的文人跌坐撫

琴，旁有另一文人跌坐聽琴，又有一童子侍奉在側。亭子後方仍舊是繁複的山水構圖，就在畫卷近結尾處沈周畫了吳寬騎驢向右方行走，爲何知道此騎驢者是吳寬？關鍵在於此人有很明顯的黑長鬍子，在吳寬友人的形容中，吳寬正是美髯公，故可以推定此人應是吳寬寫照。在吳寬的身後共有三位僕人，一人持傘，一人被持傘者及圍牆擋住半身只露出頭部，另有一童子負琴跟隨，在吳寬的上方有一住家，也有三人安排在這部分，其中一人背對吳寬向屋舍走去，有一婦女在屋舍內微露頭臉，另有一小孩躲在門後狀似偷看，這三人應該是這個屋舍的一家三口。令人驚訝的是，吳寬的身後與身旁除了三位僕人隨侍在側，以及三位似乎對吳寬離開蘇州赴京毫不關心的一家三口之外，並沒有其他的送行隊伍，尤其是吳寬獨自騎驢緩步前行，頗爲孤獨的身影更是令人不解。沈周在此圖中沒有表現吳寬家人及摯友們送別的行列，反而在畫幅中段安排了一個亭子有文士撫琴，其中的原因並不清楚，亭中人到底是描繪

何人？撫琴及聽琴的文士在此圖中扮演的角色爲何？以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而言，筆者無法妄加推論沈周在此送行圖中作如此構圖及經營的真正目的。但此卷無疑的也是一件「送別圖作」。

姑且不論沈周在此圖卷中如何及爲何如此詮釋送別境界的真正原因！單純以山水畫來分析此圖，該卷也能提供我們對沈周經營山水長卷的方法有更深一層的理解。我們不妨注意卷尾吳寬騎驢所行走的道路上，不論此路被何種地形阻擋，沈周皆將此路的連貫性表達出來。這條道路由卷首至卷尾將整幅山水長卷聯繫貫通起來，使該畫卷雖然很長，但不失整體連貫性。另外，在皴法方面，沈周在此卷上所使用的皴法爲董、巨的「麻皮皴」。沈周早在成化九年（一四七三）其四十七歲時就創作過一幅以「董、巨墨法」完成的〈仿董巨山水〉軸（圖二），此外，在沈周中年至晚年之間也創作一件以董、巨皴法爲主的〈匡山秋霽圖〉軸（圖三）筆者認爲沈周對董、巨風格的理



圖四 明 沈周 空林積雨圖 縱21.7，橫29.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宅，兩人相與話舊竟日，於是沈周夜寄宿吳寬宅，並完成〈雨夜止宿圖〉及七言長詩一首以記存此事。（註一）一個月後，沈周邀請吳寬至有竹居，吳寬為沈周題林逋〈手札二帖〉冊，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林逋〈手札二帖〉冊，後有吳寬二則詩跋，其中一則題識云：「成化戊戌歲二月十六日，因觀啓南所藏二小簡題，吳寬。」又二月十八日沈周命其子沈雲鴻取家藏之商代〈乙父尊〉，及李成、董源繪畫供吳寬賞玩，沈周於當日又作〈有竹居圖〉卷以為存念，吳寬也在此卷上題跋。（註二）當天沈雲鴻也利用此機會請吳寬在其父親三年前所作的〈空林積雨圖〉上題跋。（圖四）又二月二十日沈周與吳寬約遊虞山，遊覽當地名勝，沈周與吳寬皆有詩作記之，相關史料可見《匏翁家藏集》卷五〈與啓南遊虞山三首〉。同年五月，沈周為吳寬作〈遊西山圖〉卷，可惜此圖已亡軼，但曾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又十一月至十二月左右吳寬曾為沈周題畫，沈周亦曾陪吳寬再遊瑞雲觀。（註三）

為吳寬第二次服闋還京所作之送別圖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六十八有〈先妣太宜人王氏墓誌〉云：「先妣太宜人王氏世家，郡之常熟，在景泰初，寬母張宜人不幸見棄，先諭

解奠基於沈周曾經收藏過的董源〈溪山行旅圖〉軸，此圖的麻皮皴披覆的十分繁複而全面，且有許多礬頭及卵石的表现，使此圖的董、巨風格較類似於沈周〈匡山秋霽圖〉軸。沈周

〈匡山秋霽圖〉軸並無紀年，由畫上五十八歲始用的「白石翁」白文印及沈周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的補題判斷，此軸的上下限介於五十八歲至七十九歲之間。沈周五十三歲所作的



圖三 明 沈周 匡山秋霽圖 軸 縱211.4，橫110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送吳文定公行圖并題〉卷或許可以提供我們斷代〈匡山秋霽圖〉軸的一個線索，〈匡山秋霽圖〉創作的時間可能不會距離五十八歲太遠。

沈周年長吳寬九歲，兩人很早就熟識且友誼十分堅定，早在吳寬成化八年狀元及第之前，兩人就時常往來互動。然而吳寬自成化八年入翰林任脩撰之後，便留在北京任官，由於沈周與吳寬分隔兩地，故只能藉著魚雁往返來聯繫友誼。這次吳寬為守父喪於成化十一年八月返回蘇州，在這段期間內雖然吳寬與沈周相繼地為辦理喪事而煩心，然而兩人在悲傷與忙碌之餘，也共同參與了一些雅集聚會與藝文交流的活動，並且一同遊山覽勝與詩文倡和。以目前掌握的資料而言，兩人互動的紀錄大多集中在成化



圖二 明 沈周 仿董巨山水 軸 縱163.4，橫37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沈周 京口送行圖 卷 縱30，橫125.5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吳寬的書信），同時這段書信文字與繪畫部分是在同一張紙上，所以繪畫應該與此段書信文字作於同時。沈周這種將繪畫與書信相連在一起的例子筆者僅見此一卷，此情形十分特殊，有必要深究其原因。今考《石田先生詩鈔》卷四收錄有沈周〈用清虛堂韻送匏菴少宰服闋還京〉七言古詩一首，《詩鈔》將此詩繫於弘治十年三月，茲抄錄於下：

三年袍幘達風沙，歸家讀禮如退衙，長髯已間數莖白，瞳眊明察無纖花，鄉人廿載曠接見，老少瞻拜嘗填家，怡然不煩亦不拒，正猶茂木容群鴉，朝廷眷注特虛席，匪直鑒藻兼辭葩，要儀百辟重德度，如

德府君求繼室，得太宜人。：生於永樂庚子某月某日，終於弘治甲寅十月二十三日。」又同書卷四十二〈贈進士秦君序〉云：「弘治七年十二月八日，寬聞先太宜人之喪，將歸守制。」據此可知弘治七年（甲寅，一四九四）歲末吳寬因其繼母王氏之喪而返回蘇州，吳寬此次返蘇服喪直到弘治十年（丁巳，一四九七）三月左右服除返京。考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二十二有〈予以服除赴京，啓南謂年老難別，拏舟遠送，感念故情，以詩敘謝〉，此詩列於〈紀游靈巖有序〉之後，而〈紀游靈巖有序〉云：「弘治丁巳三月，予將北上，與文宗儒輩勿勿一行。」故知吳寬服除返京自蘇州動身的時間應該在弘治十年三月左右（或四月初）。據此，吳寬自從上次服父喪於成化十五年三月十日離開蘇州之後，就一直在京師任官，直到弘治七年歲末才又有機會回蘇州與沈周等老朋友相聚。吳寬在這兩年多的時光中應該與沈周互動頻繁，然而目前缺乏更多的史料來羅列出兩人燕遊倡和的資料。（註八）就

鬱須酒渴乃茶，駢駢四牡不可緩，我亦殷勤當執轡，與君一別絕聊賴，蟻蝨類學稽康爬，衰人載見恐無日，未免握手成吁嗟，時勤相憶但搔首，仰睇天上空雲霞。

這首七言古詩並非〈京口送行圖〉卷上沈周所題的那首七言律詩（「畫鷁翩翩過晉陵」），同時讀該七言古詩內容有「三年袍幘達風沙」與沈周服喪三年相合，又「與君一別絕聊賴，：衰人載見恐無日，未免握手成吁嗟」有很明確的「送別」意思，故沈周在弘治十年三月吳寬離開蘇州時所作的送行詩實際上是「三年袍幘達風沙」這首七言古詩。至於彼首連書於〈京口送行圖〉卷畫卷之後的七言律詩（「畫鷁翩翩過晉陵」）是為倡和吳寬賦贈沈周的七律而作，試觀沈周在七律之後所書的：「辱以妙句見贈，慰老念舊，藹然至情，佩感之餘，敬和高韻請教。」即可知悉原委。在上海博物館〈京口送行圖〉卷之拖尾又有沈周書〈奉和宿呂城韻錄呈同教〉七言律詩一首，在此七律之後，沈周同樣使用了書信的上、下

在吳寬弘治十年三月左右離開蘇州返還京師之時，沈周同樣再為吳寬送行，沈周也為此大送行畫了一幅「送別圖」贈與吳寬。這件作品即是上海博物館所收藏的沈周〈京口送行圖〉卷，由於這件作品比較複雜且無紀年，故大部分學者皆認為作於弘治十年三月沈周送吳寬返還京師的途中。筆者則對該卷的創作背景及時間有另一種看法，茲論述如下：

沈周〈京口送行圖〉卷（圖五），繪畫部分與畫後沈周自題在「同一張紙上」，沈周題曰：

鷁翩翩過晉陵，布帆追送有風乘，重逢日遠知年老，戀別情長與路增，德業並高心愈下，詩篇深慰我何勝，客邊櫻筍猶鄉味，一夕清談酒漫憑。辱以妙句見贈，慰老念舊，藹然至情，佩感之餘，敬和高韻請教，友生沈周再拜，匏庵少宰先生閣下。

鈐朱文「啓南」於沈周款書之上。注意沈周此處題字並非一般書畫的題識或題跋，而是一種完整且符合書儀的信件格式（事實上就是一封致

款，這表示此首〈奉和宿呂城韻錄呈同教〉七律也是以書信方式寄與吳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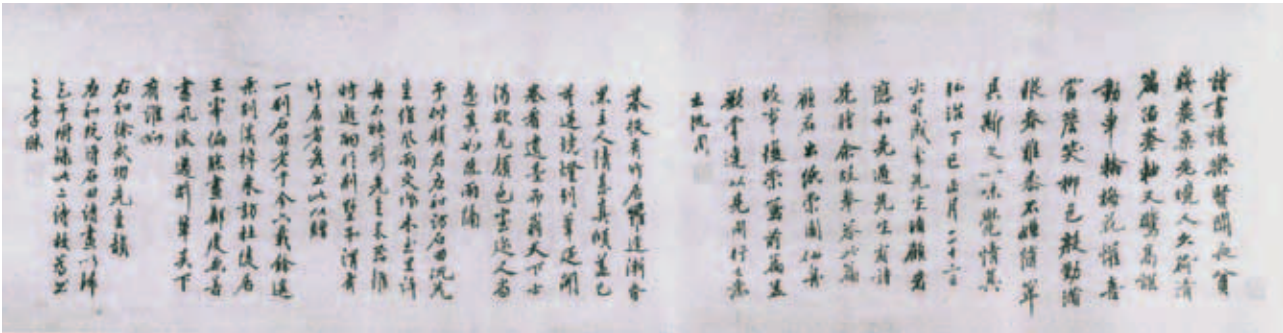
沈周七律之後又有吳寬詩跋裱貼於拖尾中，吳寬手錄兩首詩作並加以題識。茲抄錄於下：

行經錫谷又毘陵，豈是山陰興可乘，千里綠波隨客去，中宵白髮向人增，老年敢祝惟多愛，厚祿深慚自不勝，杖履相從須有日，臨歧詩卷最堪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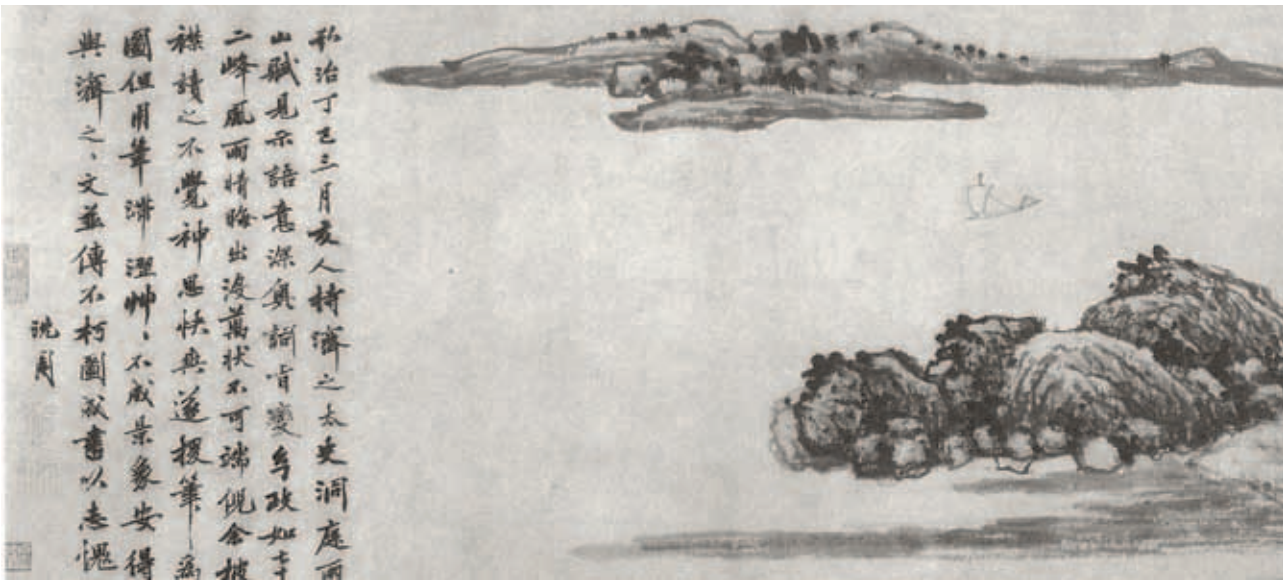
連朝懷抱不能平，又記南來宿呂城，酒散長亭驚雨至，棹依高岸識潮生，參秋未到猶三月，步瓜將臨只一程，賴有故人同夜坐，白頭相對燭花明。

丁巳北上，承石田先生送至京口，途中和余二詩，并寫圖為贈。寬恐遺落，裱飾成卷，因錄原倡于後。弘治甲子閏月廿七日，以病在告書，匏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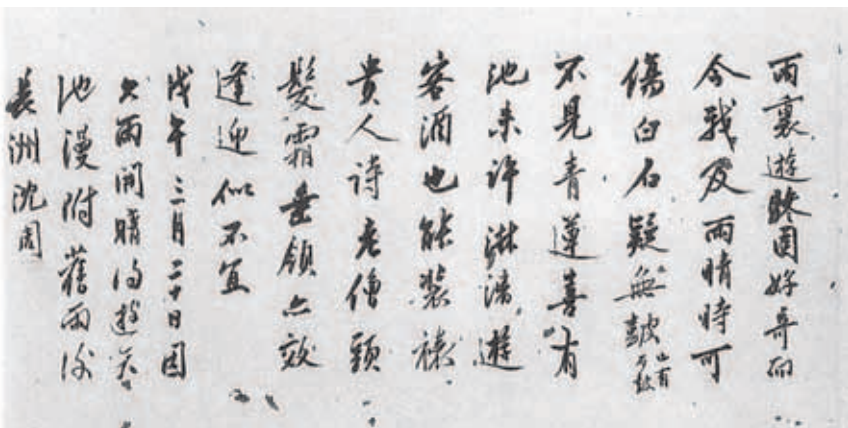
吳寬所書的第一首七律「行經錫谷又毘陵」正是其《匏翁家藏集》卷二十二所收錄的〈予以服除赴京，啓南謂年老難別，拏舟遠送，感念



圖六 明 沈周 泛舟訪友圖 卷 題識 縱30.4，橫122.3公分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七 明 沈周 洞庭兩山賦圖 卷 局部 縱35.5 橫317.8公分 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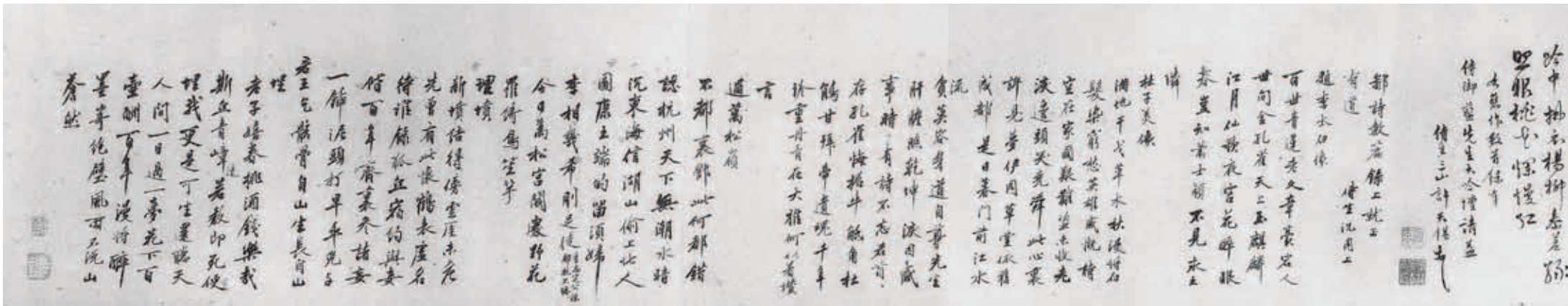
圖八 明 沈周 跋劉珏〈天池圖〉卷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故情，以詩敘謝」。由詩題可知此七律的確是弘治十年三月左右吳寬服除返京時為感謝沈周送行所作，至於第二首七律雖未收錄於《匏翁家藏集》中，然而根據吳寬題跋：「丁巳北上承石田先生送至京口，途中和余二詩并寫圖為贈。：，因錄原倡于後。」可知，這第二首七律與第一首七律一樣均是吳寬弘治十年三月返京時賦贈沈周的詩作。吳寬書寫此兩詩與題跋的時間為弘治甲子（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這已經是當年作這兩首七律之後七年，因此是補錄原作（吳寬題跋中「因錄原倡于後」也明確道出這個關係）。又根據吳寬題跋：「丁巳北上，承石田先生送至京口，途中和余二詩，并寫圖為贈。」可知吳寬在作這兩首七律贈與沈周之時，沈周也依吳寬詩韻而倡和兩首回贈，而沈周這兩首倡和詩作應該就是〈京口送行圖〉卷後的兩段沈周七律詩。因為沈周第一首七律「畫鷁翩翩過晉陵，：一夕清談酒漫憑。」與吳寬第一首七律「行經錫谷又毘陵，：臨歧詩卷最堪憑。」同韻。而沈周第二首七律「泊舟開口暮潮平，：不勝

翹首眼還明。」不僅與吳寬第二首七律「連朝懷抱不能平，：白頭相對燭花明。」諧韻，並且沈周的詩題〈奉和宿呂城韻錄呈伺教〉也明確指出此詩是倡和吳寬第二首詩作，因為吳寬第二首七律有「又記南來宿呂城」之語。雖然沈周的這兩首七言律詩是倡和吳寬的兩首詩作，但如果沈周書寫的時間就是弘治十年三月左右陪同吳寬一同至京口送別時所書，則不應該也不可能再在兩首七律詩的結尾都出現「書信」的格式。我們在讀吳寬題跋時可能會被題跋中「丁巳北上，承石田先生送至京口，途中和余二詩，并寫圖為贈。」這段文字所引導，而認為沈周這兩首七律倡和詩作及圖畫是作於弘治十年送吳寬至京口途中所作。然而根據沈周兩首詩作皆是以「書信」格式書寫的情形研判，沈周書於〈京口送行圖〉卷上的兩首七律詩作應該是補書當時倡和的詩作，支持筆者這種推論的證據還有沈周這兩首詩作的書法風格頗有差異，很明顯並非書寫於同時。根據沈周現存真蹟的書法風格判斷，沈周第一首七律（「畫鷁翩翩過晉陵」）的書風應該

是弘治十年左右的書風，吾人可以比較沈周作於弘治十年元月的〈泛舟訪友圖〉卷的題識（圖六），以及作於同年三月的〈洞庭兩山賦圖〉卷的題識。（圖七）至於第二首七律〈奉和宿呂城韻錄呈伺教〉的書風則接近於沈周弘治十一年（一四九八）三月所書的跋劉珏〈天池圖〉卷（圖八），以及約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或以前）所書的〈行書群英遺墨〉卷。（圖九）因此筆者認為沈周這兩首以書信格式書寫的七律倡和詩作不是書於送吳寬至京口的途中，而是事後的補書，並且兩首詩作補寫的時間也非同一時間，而是在不同時間補書後再分別寄至北京奉送給吳寬。由於〈京口送行圖〉的圖畫部分與沈周第一首七律詩作同寫於一張紙上，並且在圖上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圖畫與七律詩作有計畫的區隔，故此繪畫部分也是在送吳寬回京師之後所繪，另根據連綴的第一首七律之書風判斷，此圖創作的時間不會距離吳寬弘治十年返回京師之後太久。

總之，根據筆者結合考鑒分析，這件繪畫的創作時間應是在吳寬返回



圖九 明 沈周行書詩 收錄於趙寬等《行書群英遺墨》卷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子爲吳爽，授中書舍人，次子爲吳奐，補國學生。（註九）根據沈周正德丁卯（正德二年，一五〇七）七夕重閱此卷後所作的題跋可知，此卷在吳寬死後就一直保存在吳寬長子吳爽手中。

沈周在正德二年七夕題跋中，依吳寬當年原韻再度倡和了兩首七律並且又加以題跋曰：「丁巳與文定公別，因有倡和，重閱於公薨後，不勝感慨。復用韻二首，一訴別離死生之跡，一重令嗣中含若能愛存前好而已。正德丁卯七夕，沈周題。」（筆者按：沈周題跋中「嗣中舍」指任中書舍人的吳爽）因此沈周八十一歲再度倡和的兩首七律詩作中，第一首是在懷念吳寬，第二首則是在勉勵吳寬的長子吳爽。（沈周第二首七律詩有「宗武無慚繼少陵，詩書家學喜真乘，前人已往風流在，後輩相通世好增。」這裡用吳寬比喻杜甫，而以杜甫的次子杜宗武比喻吳爽能夠承繼家學。）

掌握了沈周〈京口送行圖〉卷的創作背景之後，再來探討圖畫中的圖

1. 《石田稿》手鈔本一百零一葉有〈雨夜止宿吳匏庵宅〉七言古詩，繫於成化十四年，並排在〈元旦後一日劉德儀送酒〉之後。又據《寓意錄》卷三著錄有沈周〈雨夜止宿圖〉，此圖之題詩即《石田稿》〈雨夜止宿吳匏庵宅〉七言長詩。此圖現已亡軼，據著錄記載沈周題識曰：「正月廿六日，匏翁吳先生知予雨中岑寂，以書見招，相與道舊竟日，且留醫俗亭。其弟原輝亦愛客如兄之誼，余雖不飲，不覺爲之露醉，因作詩與畫，以識其跡，戊戌，沈周。」
2. 《式古堂書畫彙考》畫卷二十五著錄有〈沈啓南有竹居圖〉卷，此畫已亡軼，著錄記載吳寬題詩及跋云：「繫舟高柳下，又是十年餘，遙踏無媒徑，重尋有竹居，筆精知宋畫，器古鑒商書，前輩題詩在，風流邈不如。曩余訪啓南，一宿有竹別業，今復過之，不覺十五年矣。偶見閣老徐先生之作，爲次其韻，以寫慨嘆。是日啓南命其子維時出商乙父尊并李管丘、董北苑畫爲玩，故及之。歲戊戌二月十八日，吳寬書。」又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五〈題過沈啓南有竹居別業〉，題下註明：「是日間李成畫，又觀商乙父尊，下有銘。」
3. 《石田稿》手鈔本第一百三葉，繫於戊戌年（成化十四年）有兩詩連綴排列，次於〈十一月望日至西山，徐永年與徐襄陪宿山農陸達家，月下作此〉之後，故知此兩詩爲成化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後至該年歲末之間所作。詩題依次是〈和吳匏菴所題拙畫詩韻〉以及〈陪吳匏菴再遊瑞雲觀尋道士不遇和前題詩韻〉。
4. 史鑾《西村先生集》「清鈔本」卷十二有〈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吳興張淵子靜、松陵史某明古、長洲李牲應禎、吳寬原博、穎川陳瑄庭璧，送沈同齋葬，移宿雲泉庵，觀大石聯句〉一詩。
5. 《石渠寶笈》卷五〈明吳寬、沈周合書〉卷。其中吳寬款題曰：「長洲沈周啓南，吳寬原博同遊笠澤瑞雲觀而作，時成化己亥正月廿二日也。」
6. 《石田稿》手鈔本第一百五葉有〈陪程諭德、李武選、吳脩撰遊虎丘，次諭德韻，時有淮人趙中美送豆酒至〉繫於己亥年第一首。
7. 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五著錄有李東陽及陸欽跋沈周所藏〈宋諸賢墨蹟〉卷，其中李東陽跋云：「右李忠公書一、張忠獻公書二、：姑蘇沈啓南氏所藏也。吳太史原博攜至京師，余得而觀之。：成化庚子夏五月己巳，翰林侍講長沙李東陽跋。」而陸欽題跋作於「成化庚子五月丙午。」又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林逋〈手札二帖〉卷拖尾有李東陽題跋曰：「觀沈石田所藏和靖先生真蹟，：成化庚子五月己巳，長沙李東陽書於懷麓堂。」李東陽題林逋〈手札二帖〉冊及題〈宋諸賢墨蹟〉卷皆書於同一日。
8. 目前僅知《石田先生詩鈔》繫於弘治十年有〈為匏庵臨秋山晴靄卷〉七言古詩一首，又根據詩文首句：「匏庵庵中春日晡。拂几試展秋山圖。」可知是在春季。此事應該發生在吳寬還京之前不久。
9. 王鑒《王文恪公集》卷二十一〈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吳公神道碑〉記載：「（吳寬）長子爽，授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